

執及教牧同工身上，這等人治理堂會的理念與發展重點，成為堂會是否能推動差傳事工的決定性因素。舉例說，若領袖們將堂會發展的焦點放在開拓社區服務上，希望藉此帶領區內更多朋友認識福音。又或她們主張「先做好



本地佈道工作，視人數增長為堂會現階段的首要目標。上述處境皆可能影響堂會對宣教工作的重視與資源投放。因此，堂會領袖如何領受差傳事工的重要性，以及它在堂會發展中所佔的位置，將直接影響到堂會的宣教事工發展。

再說，當堂會領袖一致認同，差傳教育對每位信徒均十分重要。即使堂會有其他發展計劃，仍堅持定期安排短宣隊和差傳主日學，從而讓會眾持續地得到差傳教育。又如某些堂會定期籌劃青少年暑假訪宣隊，目的是讓年青一代有機會體驗跨文化的宣教工作，教育她們做效宣教士般撰寫代禱信，以及邀請其他會眾為宣教禱伴。除鼓勵他們有宣教學習外，更藉此將整個宣教異象傳遞到其他信徒身上。可是，這種資助年青人參加宣教體驗的方式，未必一定得到堂會領袖之認同；部份人更看青少年短宣隊為一種奢侈的營會活動，是在虛耗教會資源。

因此，堂會領袖的宣教理念，既可為教會帶來差傳事工上的更新，但同樣能拖垮整個事工之發展。的而且確，推動堂會差傳工作發展，堂會領導確實起了關鍵之作用，她們可以是助力，但同時也可成為阻力，障礙堂會發展宣教工作。

### 困難三：會眾過於著重「關係」

在華人教會文化中，「關係」是推動任何事工不可或缺之成份；當然，在推動差傳的事上亦不例外。舉例說，堂會在決定認領某個海外工場，或以奉獻方式定期支持某位宣教士之前。堂會上下往往先問：「他是否我們所認識的人呢？」、「他是我們教會差出去嗎？」、「他是我們的會友嗎？」這些

問題均反映教會關注或「受感動」的起點，乃立足於宣教士跟堂會的「關係」上，他究竟是「我們」（堂會）所熟悉的肢體嗎？反之，堂會卻少去討論所支持的宣教事工本身的價值：「這項事工是否值得我們去支持。」同時，亦較少真正關注當地未得之民的福音需要。假如推動堂會宣教工作只著眼於和宣教士的關係上，或許扼殺了堂會發展差傳工作的遠象，使整個事工失去焦點，大大模糊堂會發展差傳事工的方向。

再者，對一些「人脈網絡」較弱的堂會來說，能連絡上一些具「關係」條件的宣教士或準宣教士可能是相對困難。除非堂會本身有會眾蒙主差遣前赴宣教工場，於是「順勢」將她們的宣教夢感染整間堂會；或有相熟差會引介一些準宣教士，希望堂會能承擔作為支持或差遣教會。這樣，該些堂會較容易踏出參與海外宣教的第一步。假若堂會仍糾纏於以「關係先行」，堂會根本難去信任一切關係不深的宣教士，甚至海外宣教事工。更遑論只憑數次宣教分享，便以為可促成堂會對宣教士和宣教工場投下信任一票，這可能只是天方夜譚而已。有時候，「關係」左右了堂會在宣教工作的定位與方向。

### 小結

上文是從堂會角度反思推動差傳事工所面對之困難，而這些困難又挑戰每位牧者、長執四出訪尋突破良方。筆者相信，其中一個最佳方法，就是從差傳教育著手，為會眾「打好」認識普世宣教工作的根基，藉此扭轉和改變堂會上下對差傳忽冷忽熱的心。倘若每一所堂會願意為海外宣教出一分力，致力關心周遭未得之民的需要；這樣，我們的堂會更能成為一間榮耀上帝的教會。